

東北變色記 (二)

● 陳嘉驥

飛天拐子不學有術

熊式輝儀表不凡，尤其着戎裝時更頗具威嚴，蔣委員長所以遴選他出任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訪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各盟國，其原因可能即係基於此。

熊式輝稟性聰明、舉動文雅、更善於察言觀色；在討論問題時，常有出人意表的見解，是以深為政府最高當局所倚重。熊平素對部屬和藹可親，很少疾言厲色，更擅「將將」之術，杜聿明兩次臥病期間，東北地區驕兵悍將，都被他籠絡得服服貼貼。熊式輝係江西人，河北省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未曾出國留學，亦未再受其他教育，故其所接受一般學識薰陶程度略嫌不足，以之擔任純軍人固然綽有餘裕，以之為方面大員總綽九省軍政就心餘力絀了，因而有時對近利明察秋毫，而乏遠見。他的同鄉江西老表們，每以「飛天拐子，不學有術」八字來形容，頗為貼切有趣；其所以稱「拐子」者，概熊式輝在民國十七年任淞滬警備司令時，曾乘飛機失事傷足，行路時略有跛拐之故。

東北行營主任一職，確定由熊式輝出任後，不久政府忽然決定把東北三省，重新區劃為九省。藉此把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有關係的東北老將三省原任主席馮福麟、馬占山、鄒作華等一脚踢出東北軍事政治圈外。按道理來講，熊這時就應該羅致像齊世英，這種與國民黨中央關係深厚，而堅決反對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籍人士出任東北要職。

可是，當齊世英在重慶拜訪熊式輝，表示願返回鄉梓有所貢獻時，熊式輝却以「有人反對你」為理由，拒齊世英於千里之外。一個從事政治工作者，不可能沒有人反對，尤其像齊世英曾反抗東北張家舊勢力，而又在抗戰期間負責過東北黨務，領導東北青年對日本作現地抗戰工作者，更不會沒有人反對。

齊世英遼寧鐵嶺人，係世家子弟，其父齊鵬大曾任張作霖部下旅長，東北奉軍編制有一個時期，祇有旅長而無師長，所以在奉軍中擔任旅長已算出人頭地。齊世英曾先後留學日本與德國，學習軍事及哲學，在當年的東北係一位青年才俊；他為人沉穩胸有城府，並擅長策劃，返國後不

久即與雄心勃勃的郭松齡成為忘年交。

在郭松齡乘東北奉軍遠征皖魯各省，瀋陽地區空虛之際，在河北省東部灤縣誓師出山海關東伐，齊世英遂成為郭幕府中核心人物，並負責外交工作。郭松齡大軍出山海關克綏中、下興城、佔錦州、取大虎山，一路上勢如破竹，打到了瀋陽外圍的新民，使張作霖驚慌失措。嗣黑龍江吳俊陞騎兵部隊，出東蒙科爾沁草原，繞郭松齡軍後路，攔腰衝到白旗堡。郭松齡因為事出意外，一時措手不及，全軍潰散，他本人亦行戰死。

郭松齡失敗後，張作霖告東北袍澤，罪在郭松齡一人，其他一律不究，並皆可照舊工作。郭幕府中的高惜冰、高紀毅等人，皆重返張作霖麾下，惟齊世英不稍瞻顧，仍經由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協助，逃出東北並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陣營。

齊世英斯人獨憔悴

齊世英到廣州後，因其留學日本、德國，又加以風度翩翩，遂為國民黨中央實際負責人所賞識，轉而成爲CC系大將。九一八事變後，齊世

英在國民黨中央贊助下，組織東北協會，除了支援東北義勇軍抗日外，並部署東北地下抗日網，同時羅致東北精英備為國用。此時東北籍人士欲參加中央政府工作，率多以入「齊門」為進身之階，齊世英一生事業，當以九一八事變後，到抗戰勝利這一階段最為輝煌。

其最顯著成績為：(一)馬占山在嫩江大橋一役重創日軍，成為全國最著名抗日英雄後；忽然在兵敗被困之際，變節成為偽滿洲國的軍政部長，使全國民衆大失所望。齊世英不避艱危，親自冒險進入東北，到馬占山總部，向馬曉以民族大義，勸其反正。當兩人抱頭痛哭時，忽日本特務頭子土匪原到訪，齊轉到客廳屏風後，得知彼之行蹤已為日寇發現，但馬占山面對土匪原質疑仍堅決否認。土匪原辭去後，馬占山立刻做必要軍事部署，未數日即行通電全國，表明心跡，再揭抗日旗幟，予日寇以重擊，馬之名節得以保全。嗣馬占山在黑省抗日失敗經西伯利亞返國，到南京、上海等地，晉見政府各首長，並到南昌謁蔣委員長，皆由齊世英陪同。

(二)九一八事變後，齊世英策劃領導的東北愛國青年抗日工作網佈建至為週密，其觸角深至各階層。如李錫恩、李光忱、韓清綸、石堅等多人均為齊系東北地區地下工作領導人，吸收愛國青年甚衆，現地抗戰工作做得有聲有色。現任中央政策會秘書長梁肅戎，當時即以偽滿司法官身份，加入齊世英所領導的抗日愛國工作，梁嗣被日人逮捕入獄，抗戰勝利始獲釋。

(三)齊世英吸收東北青年抗日工作並擴展至日

本境內，偽滿選派到日本軍官學校留學的學生，成為抗日地下工作者甚多。曾參加日俄諾蒙罕戰役著有功勳的偽滿軍部隊長王家緒，在日本留學時，即加入國民黨；王家緒在齊世英協助下由日本化裝乘船到上海，轉至南京晉謁中央黨部負責人，囑渠在日學成回東北後，盡力以工作表現爭取高位，以備報效國家。

抗戰勝利後，王家緒被俄軍俘擄，押在佳木斯集中營，政府乃派人將王家緒營救出至瀋陽，派為暫編五十八師師長，旋出任營口警備司令。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王家緒在被囚多月後，向共軍投降。同年十月五十二軍在劉玉章率領下，自瀋陽衝至營口時，王家緒規避衝突而使五十二軍得以轉運松遼並輾轉來臺。

準此以觀，東北當局應對齊世英予以延攬，至少畀予一省主席職位似不為過；但熊式輝有於政學系與CC系不和傳統，阻斷了齊世英返鄉服務之路。因此昔日曾隸屬「齊門」之人，有的在東北出任了省主席，而齊世英在東北無一適當職位，大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感。這也就難怪民國三十六年九月，熊式輝東北行轅主任一職被陳誠所取代，熊式輝於九月三日在瀋陽北陵機場飛離東北，甫欲登梯上機時，齊世英一個箭步衝至梯前，兩眼注視熊而未發一言，與其握手為禮，但面露冷笑，雙方當時情形至為尷尬，此時齊世英蘊藏心中的豈止千言萬語耶！

百戰雄師未受重用

十一月十六日，國軍出山海關打入東北，一

路上勢如破竹，先後收復了綏中、興城、連山、葫蘆島，到了十一月廿三日，收復了東北西部工業城錦西。

十一月廿四日，十三軍與五十二軍會同向錦州包抄攻擊，二十六日即將錦州佔領。國軍佔領錦州後，曾有二十幾天停留整補，大扶精銳國軍相繼到了東北增援。在秦皇島登陸的有雲南部隊孫渡集團軍，轄有盧濬泉的九十三軍與曾澤生的六十軍；在葫蘆島登陸的有陳明仁的七十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青年軍二〇七師等。

杜聿明於十二月二十日，自秦皇島抵錦州，正式成立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並舉行作戰檢討會。據說杜與石覺在此次會議中發生戰略歧見，惟筆者迄今未得確切證明，但自此杜石兩人不和，則確係事實，姑據傳言說明如下：杜聿明在會中指示國軍主力應迅速追擊，俾能在近期內到達尚在俄軍控制中的瀋陽近郊，待機接收。這時，十三軍石覺提出他的見解，他認為俄軍目前還不會立刻自瀋陽撤退，國軍不如暫留錦州地區整補，建立地方武力，以確保交通線。杜則認為，對各地已滲進共黨，應儘快予以擊潰，不能使他們在地方上有建立組織機會，如果地方上被共黨紮了根，那就不是輕易可以解決了。同時杜聿明並認為，國軍主力前進，在光復區仍須留置部隊，足以建立地方性國隊，負責地方上一般性治安工作。石覺接着表示，臨時組織的地方國隊，不足保障交通線安全，現在不做好綏靖工作，將來問題必多；石覺並認為不應將主力全部投入東部，熱河如不佔領，北寧鐵路將來有隨時被切斷可能

杜聿明面有愠怒之色斷然表示：「國軍必須迅速擊潰當前共軍主力，趕到瀋陽郊區以備瀋陽俄軍撤退時立刻進入市區，否則瀋陽必被共軍先行佔領；你說的熱河方面的確很重要，爲了國軍交通線北寧鐵路的安全，那裏也需要一支有力部隊駐守，就由十三軍在這方面負責好啦！」

杜聿明並指出瀋陽將由我國指派市長人選自俄軍手中接收過來，因此國軍必須趕期東征抵達瀋陽外圍部署。於是，五十二軍由軍長趙公武率領，於十二月廿三日自錦州東下，冒連綿不斷大雪向前攻擊，當天就將北鎮收復，廿四日收復黑山，並繼續推進，在十幾天時間內，連連攻下大虎山、繞陽河、白旗堡、新民、巨流河、馬三家子；於卅五年一月十五日，抵達瀋陽近郊張作霖被日軍以炸藥炸毀專車謀害逝世的皇姑屯，一月廿六日陳兵於瀋陽市鐵西區之外，爲俄軍所阻。

石覺所率領的十三軍，亦於十二月廿三日自錦州北指，並於二十九日攻入熱河。平心而論，在東北國軍功績最大的當首推五十二軍，但是十三軍其戰術經驗與幹部領導作戰能力等，均與五十二軍不相伯仲。其他部隊如新一軍、新六軍，雖然器械犀利，裝備良好，可是與游擊戰爲主的共軍作戰，並不適合，機械化裝備，有些地方無法充份發揮。

因此，十三軍在熱河這種非主戰場的熱河形同冷凍的長駐，使這支勇敢善戰部隊，沒有充份發揮其戰鬥力的機會，對東北國軍而言，實係一種重大損失。

豈其命中註定要敗

有人云，杜聿明與石覺戰略意見參差，導致十三軍被冷凍於熱河戰場，也是東北沉淪因素之一。倘當年石覺於陳述已見後，不再再三反覆頂撞杜聿明，可能十三軍不會被冷凍於熱河。反過來說，杜聿明應該也有倣長官的胸襟來接納石覺意見，縱然石覺的態度有欠恭順，但石並非不服從命令，事過境遷就應不再掛記在心。

假使十三軍與五十二軍，這兩支能攻能守部隊，得以互相支援配合，東北國軍戰果當不止此。五十二軍由中華民國第一名將關麟徵領軍多年，轉戰南北，不但對付共黨游擊隊作戰經驗豐富，並在台兒莊、德安以及長沙與日軍拼鬥，迭獲勝利。十三軍亦係蔣委員長麾下中央軍精銳部隊，其勇敢善戰與五十二軍比，並不稍讓，尤其在防守上，堅韌無比，常能真正做到戰至最後一人之境地。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林彪發動第五次攻勢，包圍四平街展開猛攻，當飛機場、鐵西新市區、鐵東舊市區等次第陷落後，共軍攻抵十三軍五十四師防地一隅時，始被擋住，一直等到援軍抵達，四平街幸而未全部攻陷。十三軍五十四師未凍結在熱河，係杜聿明以熱河非主戰場，勿需一整個軍三個師駐守爲理由，拆散十三軍，所以調出五十四師至遼瀋戰場，意外地在四平街表現了堅忍不拔戰至最後的輝煌戰果。

此外，三十七年初，熱河省會承德外圍據點隆化，被共軍包圍。據云，十三軍在隆化守軍僅數千人，被十倍以上共軍圍攻下，鏖戰三十餘日

，陣地不少動搖，最後共軍只得撤圍而去。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錦州、長春、瀋陽三大國軍基地相繼淪陷，五十萬國軍精銳等於全軍盡沒，但是五十二軍與十三軍這兩支最先出關部隊，却意外地得能撤出，並輾轉到了臺灣，這也是一個異數。

五十二軍係由趙公武率領到東北，其間一度由梁愷副軍長代理軍長，最後由第二師長劉玉章接任軍長。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劉玉章率五十二軍攻抵營口，爲瀋陽國軍主力經營口撤出預作準備，嗣廖耀湘所率二十萬大軍覆沒於黑山，國軍主力撤出已不可能，劉玉章乃率五十二軍在營口登船，經葫蘆島輾轉至上海，最後並來到臺灣。

十三軍始終由石覺擔任軍長，不過其中一個師被杜聿明調至遼瀋戰場。十三軍鎮守熱河，在地緣上接近華北，並曾傳言石覺與北平行營李宗仁甚爲接近；東北變色之際，十三軍遂以各種方式撤退至北平地區，並有部份隨石覺軍長到天津乘船到了上海，並轉戰舟山羣島，最後來到寶島臺灣。

天地間一切事物，往往在冥冥之中皆有定數，個人如此，國家如此，一個團體也往往如此。東北地區山環水繞自成一局，勝利後政府在共黨以游擊戰困擾國軍，並以鄉村包圍城市政策，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底，白山黑水大地幾乎全部被紅流吞沒。其間，僅有瀋陽、長春、錦州三大城市，淪爲紅流中的孤島，距離海港或華北均甚遙遠，在理論上或實際上，此三大據點中駐守國軍，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將無法達到轉進歸建之目的

。可是最先出關的這兩支勁旅，竟能奇蹟的脫出重圍，回到國軍行列中，這難道不是一個異數？

司令罹病接替乏人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間，東北呈現多年來所未有的春寒，瀋陽地區氣溫竟仍如嚴冬般的攝氏零下三十餘度。杜聿明奔馳於遼西、熱南各戰場，忽然身體不適，高熱不退，加以俄軍在瀋陽忽然秘密北撤，杜之體力已無力承荷艱鉅。這時，瀋陽市幸有董文琦臨時招募偽軍偽警組成的警察大隊，在市區抵抗共軍進攻；皇姑屯的六十二軍，在五十二軍副軍長兼國軍前進設營組主任彭璧生指揮下，適時趕到光復了瀋陽。

杜聿明乃遄返北平進入協和醫院檢查身體，經協和醫院名醫謝元甫檢查結果，發現杜聿明左腎，已因結核細菌感染，必須開刀切除，否則無法痊癒。

杜聿明病危消息，使政府當局、熊式輝、東北十餘萬大軍，均深感意外，尤其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內各處參謀人員更惴惴不安。蓋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深恐換了一個新司令長官，長官司部內人員大部份必將勞燕分飛各奔前程。

這時杜聿明首先考慮的是，找一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他本來想電促早已發表的副司令長官梁華盛趕期趕赴東北。但這時忽有與梁共處經驗的人認為在個性上大家與梁不好相處，正好杜聿明也認為國軍進入東北近半年，梁回廣東原籍探親已多月，仍遲遲其行，未來東北報到深感不滿。就在此時，傳說陳誠、胡宗南均向當局推

薦代替杜聿明人選，而當年國人對開刀大手術，均心存畏懼，聽說杜聿明需割去一腎，咸認凶多吉少。

杜聿明忽然想到一個個性誠篤，不太願結黨結黨的鄭洞國來，此時鄭洞國正任淞滬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處身在上海繁華十里洋場中，稟性隨和但頗為風流的鄭洞國，當然不願棄此就彼，但礙於杜聿明過去相交頗深的情面上，祇得勉強同意。鄭勉強同意後，蔣委員長乃電促鄭趕期前往東北，處理俄軍撤退中而共黨勢力急遽發展的情勢。鄭洞國乃在梁華盛之前到達東北，出任副司令長官代理長官任務。迨梁華盛自廣東趕到時，一切均已成為定局，梁表現的風度不錯，並無不滿，仍到了前線，指揮國軍作戰。

值得一提的是，鄭洞國由於他為人誠篤，一些小事不喜與人計較，向來以誠待人更無任何心機。尤其是關麟徵對他更具好感，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間，徐州以北的台兒莊大會戰，中日兩軍激戰方酣時，關麟徵在左翼山湖戰場，出其不意的將進攻的日軍截為兩斷，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但日軍挾其優良武器奮戰不懈，關麟徵在戰術上雖佔盡優勢，但激戰兩日仍未能全部殲滅被截斷退路的日軍，這時，鄭洞國正率疲憊不堪傷亡頗大的部隊，從魯南的金鄉、魚台戰場奉命退往後方整補，路過關麟徵與日軍激戰戰場。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其他軍人，皆將在已奉命撤退整補絕不會再管其他戰場之事。但鄭洞國却奮不顧身的，主動的率殘餘部隊投入戰場中，協助關麟徵的部隊消滅頑抗日軍，才與友軍揮手告別。此事為最

高當局得知，立即發表鄭洞國升任榮譽師師長，並與關麟徵、杜聿明等成為軍中好友。

同時，軍事委員會這時指派抗日名將范漢傑到了東北，意在替杜聿明暫時指揮東北國軍。但熊式輝全力維護杜聿明，根本不使范漢傑參與實際指揮，范在東北逗留了一陣子，自覺無事可做，意興闌珊的返回南京覆命去了。

戴笠北上名醫震驚

杜聿明在北平協和醫院住了數天，經謝元甫大夫多方檢查，確定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開刀，並將詳細情形呈報何應欽轉蔣委員長。就在開刀前數天，忽然得知戴笠將於三月十五日到北平協和醫院探視杜聿明病況，並說明將與開刀醫師謝元甫一晤。杜聿明知戴笠之來，一定是最高當局授命，他除了將病情實況準備詳告戴笠，以免戴笠對病情有錯誤判斷外，並告知謝元甫應如何向戴笠報告。

孰料，謝元甫一聞名震全國的情報負責人戴笠將與他會晤，立刻滿臉驚慌之色，不知所措，並向杜聿明表明是否可免於與戴見面？杜聿明見謝元甫大夫一臉不安之色，頗為詫異並詢問究竟有什麼事情，他願保證決不會有任何問題發生。

謝元甫一聞此言心中稍安，乃說出他在協和醫院工作多年，在外科手術上醫學界都有虛名。因此淪陷期間，曾為日本將領及偽組織大漢奸們，治好了許多疑難大症；所以這些日偽人員為了感謝他，對他優禮有加，平素不斷往來，這實係不得已情形。謝元甫並指出，軍統局人員在北平

、天津正大捕漢奸，他深怕與日僞人員往來事實，被人檢舉而以漢奸罪被捕。

杜聿明安慰說，政府逮捕漢奸有一定標準，除罪大惡極外，一般人不會輕易羅織；況大夫以醫術濟世活人，是應不分國籍身份的，這那裏說得上有罪，大夫也未免太忠厚了。謝元甫臉色稍定，對杜聿明做最後身體測試後，臨走時仍表示最好不要與戴見面。三月十五日，戴笠抵達協和醫院與杜聿明晤面，表明了最高當局對杜聿明開刀事的關心，並說明謝元甫係一六十多歲老醫生，這種開刀大手術，其健康是否能負擔得住。杜聿明表示，渠一切檢查，病情檢定皆係謝大夫一

手經辦，此時不宜臨時換人。但戴笠仍與謝元甫會了一面，然後告訴杜聿明，謝大夫身體狀況尚佳，謹祝將軍一切順利，早日康復爲國効力，乃行告辭而去。

三月十六日，謝元甫乃將杜聿明推入手術室將其左腎摘除，發現左腎組織已經壞死，其附近管脈亦有若干腐爛，倘不及早醫治，將影響其他器官，並說明兩星期即可出院。

杜聿明乃將實況向蔣委員長報告，表示四月初即可返回東北，指揮國軍作戰；蔣委員長覆電，出院仍必須多休養一個時期，不可貿然至東北，並指明休養一個月後，先到南京或他處晤面後

再至東北。蔣委員長所以約定一個月後，召見杜聿明晤面，再令其至東北者，蓋恐其不願病體初癒，而磨艱鉅也。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時蔣委員長正在貴陽視察，杜聿明乃電陳東北局勢緊張，趙公武、趙家驥電促須急返東北。蔣委員長亦知熊式輝指揮下的本溪湖攻略戰國軍失利，乃告杜聿明不必再踐月前召見之約，可返東北服務，杜聿明乃於四月十六日迴返瀋陽。（未完待續）

註：東北行營全銜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民國三十六年，改爲「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

故國河山長聯佳句（十四）

故宮樂壽堂

陰德九，陽德九，德九九，九九八
十一殿，當今皇上；
雄明六，雌明六，明六六，六六三
十六群，諸路神仙。

故宮慶樂園

指掌宏圖，講孝說忠，借衣冠演出
炎涼世態；
明心寶鑑，尚廉崇節，憑面目戲作
古今人情。

故宮

龍游鳳舞中天瑞；

風和日朗大地春。

頤和園

皎月白如雲，遶海浪淘天外月；
亂山蹲似虎，長城圍鎖塞邊山。

頤和園

去草尋怪石，
留雲補短山。

頤和園養雲軒

天外是銀河，烟波宛轉；
雲中開翠幄，香雨霏微。

頤和園

奇山盡含千古秀；

春光欲上萬年枝。

頤和園諧趣園

月波激灩金爲色；
風簾琤琮石有聲。

頤和園月波樓

一徑竹陰雲滿地；
半帘花影月籠沙。

頤和園知春亭

七寶欄杆千歲石；
十洲烟景四時花。

章喜元輯